

鹽鐵論

冊二

鹽鐵論卷第六

散不足二十九

救匱三十

鹽鐵鍼石三十一

除狹三十二

疾貪三十三

後刑三十四

授時三十五

水旱三十六

散不足第二十九

大夫曰吾以賢良為少愈乃反其幽明若胡車相
 隨而鳴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蟬乎音聲入耳秋風
 至而聲無者生無易由言張云按者當作諸不顧其患患
 至而後默晚矣賢良曰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
 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為任
 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
 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

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

云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孔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遑

遑閔世也大夫默然丞相曰張云張之象本相下

洽聚不足奈何亦添史字按所添皆誤也此書有

文學曰賢良曰丞相曰御史大夫也御史曰御史

相屬官見漢表大夫曰御史大夫也御史曰御史

大夫屬官見漢表大夫曰御史大夫也御史曰御史

所舉賢良無可與餘人全異言猶不言耳即雜

論篇所謂括囊容身也凡後人起代前人詰難則

必為更端之辭具見各篇不更出此兩丞相曰難則

大夫曰之閣上有大夫默然是更端下不見丞相

之所更端者以其非詰難也唯前孝養篇後箴

石篇執務篇三丞相史曰為脫去史字說具於願

聞散不足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

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度

以防之閒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

做做頗踰制度今故陳之曰古者穀物菜果不時

不食鳥獸魚鼈不中殺不食故繳罔不入於澤雜

毛不取今富者逐盧云張驅殲罔置掩捕麇毳耽

洏沈猶鋪百川鮮羔牝幾胎扁張云按幾當作幾

當作肩此句與上句云鮮羔牝下句云皮黃口文

意同羔牝者羊之小者也胎肩者豕之小者也黃

口者鳥之小者也鄭注讀為創亦必故書作幾見肆師

又見於犬人而鄭注讀為創亦必故書作幾見肆師

禮又為幾故創見士師鄭小注說以文作盤幾同字周

天子創而訓為創也皮剝也見廣雅釋言或如字說

之也列子湯問其長子則鮮而食之義略相近

墨子節葬鮮作解蓋誤張之象本於鮮字胎字斷

讀甚多皆此類失皮黃口春鵝秋鷄冬葵温韭浚

苾蓼蘇豐弈耳菜毛果蟲貉古者采椽茅茨陶桴
復盧云當穴足禦寒暑蔽風雨而已及其後世采
椽不斲茅茨不翦無斲削之事磨礪之功大夫達
椽楹士穎首庶人斧成木構而已今富者并幹增

禮記卷之六 卷之六

梁雕文檻脩

張云按脩當作楮楮誤為脩猶循脩相亂水旱篇故循行於內脩之誤也

世務篇滑稽也

李善注文選魏都賦景福殿賦皆引此

聖憂壁飾

盧云張本聖作聖憂詆當作夔即夔字壁疑壁

古者衣服不中

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

刻畫無用之器玩好玄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

人雜婦百獸馬戲鬪虎唐錡追人奇蟲胡娼古者

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

足以代其勞而已故行則服柅止則就犁今富者

連車列騎驂貳輜駟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蹠夫

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

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桌而已故命曰

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桌表直領無褱袍合不緣夫

羅紈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繭紬縑練者

盧云紬大

典細張云華本紬改細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繒薄織不粥

於市今富者縵繡羅紈中者素綈錦冰常民而被

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夫紈素之賈倍縑

縑之用倍紈也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後

木幹不衣長轂數幅蒲薦苴蓋蓋無染絲之飾大

夫士則單複木具盤韋柔革常民染輿大幹蜀輪

今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搔盧云當作蚤張云左字當行搔當作蚤蚤華蚤東

京賦謂之葩蚤結綏韜杠中者錯鑣塗采珥斬飛鈴張云鈴當

作幹尚書大傳云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古者鹿

裘皮冒蹠足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貉縫腋羔麕

豹祛庶人則毛絳衽形樸羝皮傅今富者鰐鼉狐

白鳧翥中者罽衣金縷燕鼈代黃古者庶人賤騎

繩控革鞮皮薦而已張云華本薦改薦按所改是也拾補有薦鞮同字及

其後革鞍鞞成鐵鑣不飾今富者韞耳銀鑷鞞黃

金琅盧云御覽作馬腦二字勒屬繡盧云御覽有馬字弁汗垂珥胡

鮮中者染韋紹系采畫暴乾古者汙尊坏飲蓋無

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器用即竹盧云張本行柳陶瓠

盧云當而已唯瑚璉觴豆而後雕文彤漆今富者

銀口黃耳金罍玉鍾中者舒玉紵器金錯蜀杯夫

一文杯得銅杯十賈賤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張云譏當

作幾譏唏也紵為象箸而箕子幾見集韻入微幾字下潛夫論浮侈云箕子所唏今本誤為唏今在

僕妾其語意略倣次公也韓非子云即淮南子云唏唏唏同字唏譏同義也今本韓非譌唏為怖不

可通始在天子今在匹夫古者燔黍食稗而燂豚以

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

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飯棊膾

熟肉今民閒酒食殺旅重疊燔炙滿案臠鼈膾腥

麇卵鶉鷄橙拘

張云按此當作橙枸史記西南夷列傳云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蒟

音箋常璩巴志言果實之珍有辛蒟給客橙

鮐醢醢衆物雜味古者

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

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

臠臘不休息非祭祀無酒肉今賓昏酒食接連相

因折醒什半

盧云疑析醒升斗

棄事相隨慮無乏日古者

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臠臘祭祀無酒肉故諸

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今閭巷

縣佰

張云按此有誤也佰當作宿懸懸同字謂懸以賣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云猶懸牛首於門

而賣馬肉於內也屠家懸肉格見鄭周禮牛人注若如字不當在閭巷下懸有宿肉言閭巷賣肉者

之多下句阡伯屠沽屠謂殺沽謂賣言就阡伯之

阡伯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

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

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脩其祖祠士一
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
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儺像中者南居
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雞豕五
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
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
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嫚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
訑盧云張本馳言而幸得出寶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
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
不素飡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偽行詐為民巫祝以
取釐謝堅額健舌或盧云意林代以成業致富故憚事
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古者無
杠櫛之寢牀移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即采木之杠

葉華之櫛士不斤成大夫葦莞而已今富者黼黻

帷幄塗屏錯跗中者錦綈高張采畫丹漆古者皮

毛草蓐無茵席之加旃蔣之美及其後大夫士復

薦草緣蒲平單莞庶人即草蓐索經單藺蘧蔕而

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獫皮代旃張

華本獫改漢字闌坐平莞張云坐當作登釋名釋

書未見獫字言登施大牀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牀也然則不當

言坐明矣文之於裘溲貂席之閒即此也闌榻同字

古者不粥絀張云絀當作不市食及其後則有

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徧列殺施成市

張云施當作旅上文已有殺旅重疊之云矣而此

再見者彼言其食之所陳此言其賣之所陳以每

義也為段別作業墮怠食必趣時楊豚韭卵狗臠馬膠

煎魚切肝羊淹雞寒蜩馬駱日蹇捕庸脯臠羔豆

賜鷲贖雁羹自鮑甘瓠熱盧云疑熟梁和炙古者土鼓

五中華書局影印

由枹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胡云張本後卿大夫

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閒酒會各以黨俗彈箏

鼓缶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鍾鼓五

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儻趙謳古者瓦棺

容尸木板塹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及其後

桐棺不衣采椁不斲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

椁槨貧者畫荒衣袍繒囊緹橐古者明器有形無

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醢醢之藏桐馬偶人

彌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繇

吏素桑椹偶車櫓輪匹夫無貌領張云貌當作繞

雅釋器方言作繞衿郭注江東通言下裳領也見廣

衿同字無繞領猶言無需耳拾補改作完非桐人

衣紈緜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壇宇之居
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

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罽毼古者鄰有喪春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辨辨盧云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男女之際尙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尙褻而已今富者皮衣朱絡繁路環佩中者長裾交褱璧端簪珥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爲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効至於發盧云張本廢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

一妾大夫二諸侯有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
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
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
舊貫而不改作今工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
匿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目積功以市譽不
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丘墟而高其
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
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
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
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古者以君敬
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爲家臣妾各以其
時供公職今古之通義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稟
衣食私作產業爲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

或無斗筭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

婢垂拱遨遊也古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

類不賞無功不養無用今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

屋大第坐稟衣食百姓或旦暮不瞻蠻夷或厭酒

肉黎民泮汗胡云張本汗力作今蠻夷交脛肆踞古者

庶人鹿菲草芰張云按鹿當作麕俗作麕鹿見集韻十一模鹿乃鹿之譌也說文麕

艸履也麕麕同字縮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綦下不

借鞞鞞革為今富者革中名工輕靡使容統裏紉

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閒作蒯苴秦堅婢妾韋沓

絲履走者茸芰狗官古聖人勞躬養神節欲適情

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世而豐

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及秦始皇覽怪迂

信襪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市等入海求不死之

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於是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名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張云半當作六見史記淮南王列傳漢書伍被傳同華本改九更誤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己非正道不禦盧云疑御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宣帝建學官張云宣當作皇張之象改宣帝作陛下非親近忠良欲以絕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

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為害亦多矣。目修於五色，張云按修當作脩，集韻六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盧云疑煖云口極盧云不可為多，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丞相曰：治聚不足，柰何？胡云張本丞相移入救匱篇

救匱第三十

賢良曰：蓋橈枉者過直，救文者以質。昔者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方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

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業
如是則氣脈和平無聚不足之病矣大夫曰孤子
語孝甃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議不在己者
易稱從旁議者易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弘布被
倪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
暴於外盜賊不爲禁奢侈不爲節若疫歲之巫徒
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高皇帝之
時蕭曹爲公滕灌之屬爲卿濟濟然斯則賢矣文
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尙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
之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
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人主之前夫九
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
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